

鲁迅与尼采精神之比较

张 典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 鲁迅在人群中与尼采的形象很相似: 一个惟一者, 启蒙教师, 圣人与民众对立。尼采 37 岁悟到, 欧洲文明的演化规律就是永恒轮回; 鲁迅 37 岁时悟到, 中国历史就是一治一乱的大循环。鲁迅的拿来主义精神是为了综合提升文化, 尼采对文化的态度也是提倡综合。

关键词: 鲁迅; 系谱学; 拿来主义; 尼采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10)02-0029-05

一

鲁迅被称为中国的尼采主要还是五四时期的事。徐志摩因《热风》, 称鲁迅为中国的尼采^[1]。刘半农说过关于鲁迅的一句话“托尼学说, 魏晋文章”, 鲁迅自己不反对这个说法, 鲁迅反对托尔斯泰不抵抗主义的基督教教条, 认为解决不了恶的问题, 刘半农在这里实际上要指出的是鲁迅身上有一种俄罗斯式的大怜悯精神。刘半农也看到, 鲁迅在人群中与尼采的形象很相似: 一个惟一者, 启蒙教师, 圣人与民众对立。

现在通过考证可知, 鲁迅年轻时惟一读到的尼采著作作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一部分, 1920年, 鲁迅还译出了此书序言, 鲁迅的译名为《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 并写了译者附记。在上海, 鲁迅积极支持徐梵澄翻译尼采作品, 还校对徐梵澄译的尼采的自传《Ecce homo》, 徐梵澄后来将查拉图斯特拉译为苏鲁支, 实为鲁迅的译名。

鲁迅对尼采的接受主要有两个时期: 一是在日本弃医从文时期, 另一个时期为五四时期。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幻灯事件和泄题事件后, 感到增强国民体质没有改造他们的精神重要, 于是立志改造国民精神。这样弃医从文, 从仙台到东京, 先译介外国文艺作品, 从 1907 年开始, 尼采的名字开始出现在鲁迅的文章中。1907 年到 1908 年鲁迅写了 3 篇重要的论文:

《文化偏至论》(1907 年); 《摩罗诗力说》(1907 年); 《破恶声论》(1908 年)。对尼采的精神进化论的理解是这些文章的基调。鲁迅的立人思想集中表现在《文化偏至论》中的名句: “掇物质而张灵明, 任个人而排众数” “其首在立人, 人立而后凡事举; 若其道术, 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2]45-46}。

此时期的鲁迅立人思想是按进化论的理路往前延伸, 尼采是作为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目标而出现的。鲁迅的进化论经由了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到尼采式的精神进化论的过程。鲁迅接受进化论是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和矿物学堂时开始的, 鲁迅这时接触到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天演论》既包括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介绍, 也包括社会达尔文的内容。鲁迅接触进化论时真正关心的问题, 不在生物进化论, 而在于论述社会伦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而鲁迅既认同弱肉强食的社会伦理的客观存在, 同时更认同站在弱者立场上反抗强者的人道主义。在弱肉强食的处境下, 中华民族要“自强保种”, 鲁迅认为最重要的是改变国民的精神, 而改变国民精神则首推文艺, 于是弃医从文。这样鲁迅启蒙思想就是立人, 而立人的榜样就是以尼采为代表的摩罗宗诗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引言引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旧的和新的石版》的话: “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 将求新源。嗟我昆弟, 新生之作, 新泉之涌于渊深, 其非远矣”^{[2]56-63}。

鲁迅早期重要的 3 篇论文实际上多为读书笔记之类, 材料来源比较多。当时的东京正掀起尼采热潮, 但多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倡导超人哲学, 为日本称霸服务。鲁迅理解的尼采是一位精神的孤独者, 尼采在中国主要是一位正面形象, 这与鲁迅的尼采形象有很大关系。鲁迅关于尼采的分析是下面的一些段落:

……德人尼佉 (Fr-Nietzsche) 氏, 则假察罗图斯德 (Zarathustra) 之言曰, 吾行太远, 孑然失其侣, 返而观夫今之世, 文明之邦国矣, 斑斓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也, 无确固之崇信; 众庶之于知识也, 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 奚能淹留? 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

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之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2]卷-54}。

在《破恶声论》中：“……至尼佉氏，则刺取达尔文进化之说，掎击景教，别说超人。虽云据科学为根，而宗教与幻想之臭味不脱，则其张主，特为易信仰，而非灭信仰昭然矣^{[2]卷八29}。”

鲁迅对尼采，除引用当时日本报刊杂志上的一些观点外，还加入了自己的一些理解。鲁迅笔下的尼采是一位启蒙者，还可看到屈原的一些影子，青年鲁迅受屈原的影响很大，这样的一位屈平的形象就与尼采重叠了，这里还看不到鲁迅对尼采文本的真正解读。

鲁迅 1908 年回国后发现在中国启蒙很难，也没有很好的地方谋生。1912 年，鲁迅到北京，5 月住进绍兴会馆，1918 年 4 月写作《狂人日记》，这段时期无疑对鲁迅思想成熟具有决定性意义，鲁迅思想成熟于这段时期。《坟》写于 1907 年至 1925 年，《热风》写于 1918 年至 1924 年，《热风》基本题意可以解释为：中国文化是一座坟场，在这一坟场上吹一点热风。同时，鲁迅写作了《呐喊》、《彷徨》。《呐喊》是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呐喊，《彷徨》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鲁迅感到“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悲哀。

五四运动前后这一个时期是鲁迅接受尼采的第二个高潮期，这时，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思考达到成熟，对尼采有了自己真正的理解，尼采的精神进化论内在转化为鲁迅对中国文化一种批判的视野。中国历史在鲁迅看来就是一个封闭的大循环圆圈，实际上就是《周易》的那个太极圈，也就是铁屋子，尼采是来毁掉这个铁屋子的外来者，鲁迅的尼采的精神进化论对立中国的大循环。鲁迅理解的中国历史的大循环就是中国人还没有独立人格，中国人还是奴隶。下面是鲁迅对中国历史的精辟分析：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自然，也不满足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2]卷-213}！

《热风》中的《随想录》三十八、四十一、四十六等篇有鲁迅关于尼采的一些思考。《狂人日记》的狂人有尼采的影子，《狂人日记》与《随想录·四十一》可以对观：

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2]卷-429}。

我想，人猿同源的学说，大约可以毫无疑问了。但我不懂，何以从前的古猴子，大都努力变人，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变把戏给人看。……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为近圆满的人类出现。到那时候，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类猿人’这一名词^{[2]卷-325}。

鲁迅从 1917 年发表《狂人日记》思想完全成熟，其人格面孔已经非常清晰，他对国民性的洞察达到了完全的透彻，鲁迅此时 37 岁。尼采在 1881 年产生永恒轮回思想，这是尼采思想成熟的决定性标志，这时的尼采对欧洲国民性的洞察彻底透彻，这时的尼采也是 37 岁。尼采得出的欧洲文明就是永恒轮回，鲁迅直观到中国历史就是大循环，一治一乱的循环。尼采对鲁迅就是打破中国历史大循环的外来者，中国未来第三个时代的开拓者，精神进化论的代表。成熟时期的鲁迅将在东京时期的尼采的理解内在化了，内在化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直观构架，尼采的精神内在化为鲁迅的一种独立人格，中国以前没有这样的独立人格。鲁迅的独立人格的建立现在看来还是最彻底的，鲁迅对中国人精神的洞观现在看来也还是最透彻的；尼采对欧洲国民性的洞观现在看来也还是最透彻的。

二

现在看鲁迅的精神谱系，可以看到他的自省精神非常像德勒兹分析的尼采永恒轮回的道德。德勒兹说尼采的永恒轮回是高的道德在回归，低的道德是一次遇到的，应该被克服的品性，这是一位高贵道德的实践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尼采就是这样的一位。但尼采身上有日尔曼人的野蛮性，没有完全克服。鲁迅也是这样一位道德的严格要求者：鲁迅身上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的影响，中国文化中的好的品性在回归，差的被克服；鲁迅接受的西方文化形成的个体精神，好的品性在回归，坏的被克服。鲁迅独立人格很彻底很纯粹。鲁迅的自省是极为彻底的，鲁迅在《写

在《坟》后面》中：“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相不干。……以为一切事，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去，易制强敌的致命^{[2] 卷一 287}。”

鲁迅的个体性的坚韧应该是这样一些精神的综合：鲁迅认为中国文化是阴性文化，儒道一体，儒家以柔进取，道家以柔退守。儒家的无神论表现出来的理智的清醒对鲁迅有直接影响，中国人接受法国的启蒙精神的无神论没有什么困难，鲁迅被称为中国的伏尔泰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儒家的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这一面影响鲁迅很深，这是鲁迅的一个主要方面，甚至是最深的一个方面。鲁迅的理性特别清醒，这点与儒家文化的理性清醒有基本的关系，但儒家精神没有希腊那样人格的尊严，这是儒家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鲁迅解构孔子也就是看到中国人没有西方那样的人格尊严。看看希腊的雕塑，那样的人格尊严一旦建立起来，就不会产生儒家文化这样强烈的官本位。鲁迅是超越了儒家的这一面的。鲁迅说中国文化的根底在道教，也说明了道家代表了中国人心性的超越的一面，鲁迅在接受道家的同时，也超越了道家那样的独善其身的山野主义。鲁迅的个体性精神是从西方学习的元素，可以说希腊式的独立人格在鲁迅身上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但鲁迅的西方式的个体性还没有经历一个彻底外展的过程，原因是鲁迅的使命在于国民性批判。后面要分析的《野草·墓碣文》就是鲁迅对自己使命的一种反思。

尼采的积极救世精神就是效仿基督耶稣，尼采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作第五福音书，其自传《Ecce homo》就是以耶稣自比，哈姆雷特的重整这个世界的宣言令尼采在房间失声痛哭，这就是尼采的救世心态的表现。鲁迅的救世精神一方面是对儒家精神的一种发展，同时也是对西方精神一种创造性的转化，以西方式个体精神改造国民性，以西方式的个体精神去补儒家的不足。下面来解读鲁迅的《野草·复仇》(其二)中鲁迅的耶稣形象：

因为他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钉十字架。……

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

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他们要钉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悯的人们呵，使他痛得柔和。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骨髓中，然而他们自己钉杀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咒诅的人们呵，这使他痛得舒服。

十字架竖起来了；他悬在虚空中。

他没有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遍地都是黑暗了。

‘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你为甚么离弃我？！）

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体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2] 卷二 174-175}。

鲁迅的福音书的耶稣临终七言引用的是《马可福音》，鲁迅理解的角度：鲁迅强调了耶稣是人，而这位先觉者被民众钉死了，这直接预示着《药》的主题，革命的启蒙者为民众而牺牲，而民众却用他的血来做人血馒头。在1919年写的《暴君的臣民》中，鲁迅写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满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Gogol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2] 卷一 366}。”

鲁迅的大悲悯精神是多层面的，这对应于鲁迅的人格的各个层面：儒家的仁爱之心，佛教对众生苦难的一种悲悯，有对中国人缺少个体人格的一种人道主义的爱心。鲁迅没有从神爱世人的角度去看耶稣基督对世人的爱，鲁迅理解耶稣基督爱世人是从无神论角度出发的。尼采也将耶稣基督看作一位道德上无限完善的人，而不是神。这点与鲁迅的立场是相似的。对中国精神的未来走向，鲁迅和尼采提出了关键性的有待思考的问题。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是从启蒙理性精神出发的，可以看到鲁迅的理性精神与尼采的理性精神是相通的。

鲁迅的启蒙精神中形成的这样一个主题，先知型的启蒙者与民众的对立统一，是五四形成的中国新传统，这是中国西化中形成的一个特有的鲁迅传统，只要中国没有彻底达到与西方对等的精神实力，鲁迅的这个传统会持续有效，这就是鲁迅的拿来主义的一种

意义。鲁迅对待文化的态度，拿来主义的一个立场就是兼容并包，当然是有民族本位的，鲁迅倡导从西方拿来好的东西来补中国文化的不足，绝没有说丢掉中国的传统，鲁迅自己的文化人格就是一种中西结合，相互加深理解的产物，这样的一种开放的心态就是综合。鲁迅没有提倡你死我活的一种态度，拿来主义实际上希望促使对每一种有价值的文化达到彻底理解，尽力做到比西方人更理解西方，比古代人更理解古代，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范式可以在改变了的角度去透视，这就是综合。尼采在德国精神的建设方面也是一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尼采贬斥康德、黑格尔，推崇歌德，对贝多芬有微词，主要认为歌德的兼容并包的精神最强，也就达到了最高的综合。从这方面看鲁迅和尼采有非常相似的一面，尼采的文化态度也是综合，尼采认为希腊就是综合了周围东方民族的精神才达到了高度，歌德就是不断综合才促使了德国古典人文主义达到了一个高度。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就是要综合欧洲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达到另外一个高度，尼采在这样的意义上是最平等的，对佛教精神，对古代犹太教精神，尼采的人格和鲁迅一样都是彻底透明的，高贵的圣人型的，先知型的。鲁迅当然比尼采还要人道主义一些，更健康一些。鲁迅和尼采对好的文化精神的毫不妥协的综合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三

汉语语境主要从道家的角度理解尼采，鲁迅的魏晋风度体现出来的狂狷气质与尼采的酒神精神的灵狂有相似性，这是汉语语境理解鲁迅与尼采的内在相似性的主要原因。鲁迅的个体主义的一个形象代表是尼采，鲁迅与尼采的面对的问题不同，就个体主义，尼采是德国先验唯灵论的单子的传统中走出来的，鲁迅是从儒道一体的心性论中走出来的，鲁迅的自由的最内在的走向还是这个走向，鲁迅在独立的西方式的个体主义主要还是在理性层面，在情感无意识层面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谱系。所以，要理解鲁迅为什么被看作中国的尼采，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鲁迅的魏晋风度与尼采的酒神灵狂对接。

鲁迅的个体主义本来有魏晋风度体现出来的这一脉，鲁迅最好的朋友许寿裳这样看鲁迅的魏晋风度：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稚二人相类似的缘故^[3]。魏晋文人活得那样紧张，自由是一种礼教的自由，其实很不自由。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有透彻的分析。

鲁迅的魏晋风度还是鲁迅的一个典型的精神特点，鲁迅的气质清俊通透，很干净，鲁迅与古代的精

神气质的承传最典型的的确是魏晋风度，在此基础上，鲁迅对中国古代精神尽力综合，有自己的文化精神的综合谱系，鲁迅对儒家的庙堂文化的温文敦厚的审美没有兴趣，对过于文人化的审美没有多少兴趣，这之外，鲁迅的综合力是强劲的，鲁迅这人有极度的洁净感，这点与尼采非常相似，汉魏画像砖和碑刻体现出来的古朴苍劲雄浑是鲁迅喜爱的，鲁迅的唯美是一种象征派的唯美，鲁迅很喜爱李贺——中国的象征派诗歌的典型代表。李贺这位鬼才，直接可与爱伦坡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相接，鲁迅年轻时的古体诗是婉约派的路数，不是豪放派的，鲁迅的激越是一种墨子式的剑侠的激越，鲁迅自己说的吴越勾践的传统。

鲁迅开创了以前没有的一种明丽的诗意，如《野草·雪》这样的一种艺术空间，敏感的诗意，以前中国诗意中没有过，很明显在《雪》中看到了一种中西合璧的诗意，鲁迅的人格在其中体现，一种魏晋的清俊，一种李贺的唯美的象征意象，还有一种西方式的个体人格，鲁迅在这样一篇杰作中创造出了全新的境界，已经突破了儒家文化的总体格局，儒家的积极入世的责任感，道家的个体内在超越，西方式的个体性的独立人格在这篇散文是中全反映出来。从鲁迅的创作中可以对比门德尔松的音乐和舒曼音乐的区别，门德尔松的音乐有一种犹太文化给他的特别敏感，在海涅的诗中也可见到这样特别的敏感，这是大的文化精神的交汇产生的新的敏感。鲁迅的创作也可看到中国以前没有的一种美的境界，一种新的美的意境的敏感。尼采也如鲁迅一样寻求一种艺术的新的敏感，尼采最大意识地提倡综合文化精神产生新的美的敏感，尼采用南方的敏感来丰富德国的哥特式的轮廓线和僵硬，以犹太的一种彻底的深度克服德国审美中的内在偶像的教士味。尼采的酒神音乐精神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表达，马勒后来从尼采这里得到了最大的灵感。尼采写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后认为自己的这部作品在德语的成就是德国的第三个里程碑，前两座为马丁·路德、歌德。尼采将自己与歌德作了比较，歌德的语言是从绘画来的，歌德是偏向空间艺术的，尼采认为自己是偏向时间艺术的，一个对应于有一点成熟的阿波罗的日神，尼采是酒神。尼采说德国音乐中为什么没有出现歌德，贝多芬音乐中有多少席勒，尼采是说德国音乐中没有出现过歌德这样有综合性力量的超越时代的精神，但尼采对歌德的流动性的酒神精神的缺乏也有微词，但主要尼采认为歌德超越了德国的德意志性，贝多芬也不是典型的德意志的内在性性格，但贝多芬没有超越那个时代。尼采希望欧洲未来音乐是歌德精神与酒神的一种流动性精

神的综合，尼采倡导的音乐中的伟大风格，未来音乐是古典主义与酒神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这里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幻相与谜疑”一节选出来与鲁迅的文本对比解析一下，可以看到鲁迅和尼采的精神人格在他们的文本中完全反映出来了：

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读着上面的刻辞。……仅存有限的文句——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离开！……

我绕到碣后，才见孤坟，上无草木，且已颓坏。……而脸上绝不显哀乐之状，但蒙蒙如烟然。

我在疑惧中不及回身，然而已看见墓碣阴面的残存的文句——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

我就要离开。而死尸已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而说——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我疾走，不敢回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2]卷二202-203}。

我曾见过在一张脸上有如许憎恶与苍白底恐怖么？他也许睡着了？于是大蛇爬进了他的咽喉——那里，这条蛇便紧咬住了。……

那给蛇钻入咽喉的牧童是谁呢？给一切最沉重的和最浓黑钻入咽喉，这人是谁呢？

——那牧童工却咬了，如我喊叫他作的，他狠狠地一咬！很远的他将蛇头一下唾出——：便跳了起来。……

没有了牧童，没有了人——一个变化者，周身光明

者，大声发笑！在地球上从来没有人像他这么笑地^[6]！

鲁迅的《墓碣文》应该受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鲁迅的蛇的意象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历史就是一条长蛇，这条长蛇是一条自啮其身的环状的蛇，鲁迅想表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死亡了，儒释道三教合流表现出来的无个体精神的形态要死了，鲁迅在墓碣正面的自我形象就是这样一条自啮其身长蛇的形象，中国大循环的历史要终结了，在墓碣反面，有鲁迅自省复活的形象出现，中国文化可以在一种新的意义上复活，但怎样复活，这得开辟新的道路，所以鲁迅决绝地走自己的路，就是一条综合文化的新路，在西方式的个体人格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条新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才可能开始第三个时代。这条道正好与尼采那条被咬断的蛇相接，尼采的牧童就是要克服欧洲精神中的基督教的奴隶道德，尼采的蛇就是永恒轮回的奴隶道德，尼采自己必须在内心克服这样的奴隶道德，克服这种奴隶道德在自我精神中的轮回。这样，鲁迅的决不自我妥协的精神探索应该与尼采的决不妥协的精神探索联结起来，为未来中国精神的一种发展方向。

鲁迅和尼采都是一种文化断裂性的人物，一种终结和开始的人物，中国传统文化怎样发展，鲁迅提出的拿来主义看来还是最合理的，多元发展，兼容并包，这个立场也适合尼采对欧洲文化的一种态度，换个说法就是综合，但的确是一种谱系性的有选择的综合。尼采要创造伟大的文化，鲁迅也希望在中国创造伟大的文化，这是他们共通的心愿。他们提倡一种精神的伟力，这是鲁迅和尼采的一种内在相似。

参考文献：

- [1] 成芳.尼采在中国[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81.
- [2] 人文社鲁编室.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3] 鲁迅博物馆.鲁迅回忆录:上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43.
- [6] 尼采.苏鲁支语录[M].徐梵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57.

Comparison Between Lu Xun and Nietzsche's Spirit

ZHANG Dian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people's eyes, Lu Xun is similar to the image of Nietzsche: unique, being regarded as a teacher of enlightenment and being opposing to public. In his 37, Nietzsche realized the evolutive rul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is the eternal cycle. And also in his 37, Lu Xun realized Chinese history is a big cycle of "turmoil and prosperity". The idea of Lu Xun's "the bringing principle" aims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ly the cultural achievements, and Nietzsche's attitude to culture also advocates a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Key words: Lu Xun; Genealogy; "the bringing principle"; Nietzsche

(责任编辑: 耿春红 英文校对: 杨 敏)